

煩惱的網

小說集

周全平著

網的惱煩

(小說集)

周全平 著

1924、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十月初版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外埠寄費四分)

創造社叢書

(第八種)

〈煩惱的網〉

版權所有

著者

周全平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一二四一五

泰東圖書局

特約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煩惱的網

目錄

他的懺悔

守舊的農人

市聲

小端寶

鄒夏千的死

呆子和俊傑

故鄉

煩惱的網

聖誕之夜

煩惱的網 目錄

他的懺悔

連日的風雨，把一切都變成陰沉而昏悶。幾乎沒有別的聲音了，除了風穿過窗上的罅隙，發出尖銳而輕微的噓聲；和屋瓦上流下的雨水，從老朽的白鐵孔裏迸出來，墜到泥地上，作一種沉重而連續的滴答聲。

這種陰沉而昏悶的天氣，似乎使得他更為憂恨了。每一次雨水墜到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音，他的心裏便也有一次沈重的顫動，——不是悲傷，也不是悽慘，祇覺得空虛。雨水不斷滴着，他的心裏也不斷地顫動着，——不是悲傷，也不是悽慘，祇覺得空虛。

壁上的掛鐘，鐘，鐘……報了七下。黑暗已漸漸蒙蔽全室，使人感到一種異常的岑寂。僕人進來點了煤油燈，立刻便出去了。

黃白色的燈光，從昏暗的燈罩裏射向四圍的牆壁上，發出異樣的反照，忽的把他失神的目光，引到東面牆壁上去了。

一個狠大的玻璃櫃，四圍是金色而有光紋的闊邊，在一塊狠明淨的玻璃下面，映出一個和善，慈愛，而又略帶憂愁的一個中年婦人的半身像。這決不是俗手所能繪成的，她的面容是怎樣地生動靈活啊！和愛而略帶憂愁的目光，似乎正對着他看呢。

他失神似的目光，呆呆的注在玻璃上；空虛的心裏，已經被她的畫像，引起他無限的憂恨的回憶。

廣大的場地上，滿鋪着短綠的細草，和一片地毯似的。一羣活潑的青年，沐浴在晴明的春日，和暖的春風之下，使他們的情緒興奮到極點。他們散佈在草地的全部，跳躍着，呼喊著，每一次

毬被踢到空中，或撞在人身上的時候，總覺到是一種極濃厚的興趣。他們的生命早已和毬融合了，毬的活動便是他生命的活動。

『這真是人生的幸福啊！』一個穿着中學制服的青年，目光呆呆的注在場上突然地說。他今天似乎有些不快。自從午後接着一封信，他就悶悶的坐在草地西面，大楊樹底下的休憩椅上，不去踢毬了。嫩綠的柳條，在微風中飄飄地搖動，像少女的跳舞；可愛的黃鶯，靜靜的躲在西面榆林裏，偶然發出婉轉悅耳的鳴聲。春天的美景啊！向來他以爲是唯一之詩材的，但今天似乎都不關心了。他正在想他午後的來信——

這信是他父親寫來的信上說：

「……徐元衡是我的好友，家道也好……他有個女兒，比你小二歲，性情還不差，不過相貌非佳。但是古諺說：『娶妻

娶德，非娶色……」

「一個不美貌的陌生女子，影子亦沒見過，便是我的未婚妻。他沉悶地想：『夫妻的結合，不是戀愛嗎？但我和她不認識，怎會有戀愛呢？並且她並不美觀，又怎能使我愛她呢？』他心裏懷疑着。『假使她是裹足而不識字的女子啊！』重大的恐懼，在他心裏盤轉着。『一個完全舊式的女子！這不與我的向願違反麼？我決不能如此就承認！』堅決的神情現在他面上，他的手握緊了拳。『狠美觀而又智識豐富的新式女子，像競明的譚明貞。我們用戀愛來結婚。我們有狠濃厚的愛情，爲人所羨慕。……她狠自然地斜倚在我臂上仰面看月的時候，我緩緩地俯下頭來，美觀而可愛的她，正和我的面對着。於是她的紅潤甜美的嘴唇，便和我的嘴唇接着。她的……』他迷惘地想：『這真是人

生的幸福啊！」羨慕的語調，突然的從口中迸出來。

他受着青年的情慾的衝動，繼續着迷想。但他立刻覺得這是無效的，父親已替他判好命運了。『一個不美觀的舊式女子！』他反覆地想：『這已是定局的了。我不能違拗尊長；取社會的責怪。並且不美觀可以修飾補救的，放足，讀書；便漸漸的會使舊式變成新式了。』萬一的希冀，使他決定寫信給父親要求兩件事：一，放足；二，讀書；否則不娶。

自修鐘已打了。他把一封信交給校役後，回來仍癡癡的想。三年後的暑假，他從中學畢業，又回家了。但這一次歸程中的心理，同往年有些兩樣。

一條狹而曲折的小溪，躺在深沉而爽快的柳陰底下，緩緩的向一方流去。夏日的驕陽，躲在柳陰外面，時時從葉縫裏射下一個

圓影，閃爍不定的在清寂的水面上搖晃。世間的一切，似乎都熱得疲乏了，更不肯發出一些聲息。偶然有幾個知了在濃密的柳陰裏，發出簡單而喧噪的聲音，但當唧呀櫓聲，從水面上流過來時，也就寂然停止了。

他穿了狼輕薄的紗衫，坐在靠窗的木板上。他的下頰，被擱在窗沿上的一只左手托着，目光狠自然地注視在船旁流過的水波上。水波繼續不斷地湧着，流着，他的思緒也繼續不斷地湧着，流着。

「二十八便是婚期了！
還有四天。

她的面貌不知究屬如何

？她的性情柔順嗎？要像舅家的雲嫂那樣執拗就糟了。雲哥

也太軟弱，也不怕旁人笑他怕妻，虧他還把她當作寶貝呢！他每

事都依她。她爭論的時候，他總笑嘻嘻的認差。他幾乎柔順得

像女人。他真是懦漢！

『但是二姨母家的彬嫂嫂，也就太沒用了。她雖然柔順得像一只綿羊，誠心的看待彬哥，但總不能感動彬哥的心。他常常罵她，說她一些氣概沒有，像個木偶；又說她一團討嫌樣子，叫人見了生氣。她聽了祇是哭，一些也不會反抗，怎樣的懦弱啊！要是我做了她，決不肯受他這樣無理的欺侮。』

『張志青的夫人，可以算得最美滿的了！她是英化女校的畢業生，她曾得着基督教學校演說競賽會的錦標，她常考第一，她又做過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她的美麗是人人認爲人間的安琪兒的。她的性情雖然有些傲慢，但這有些什麼要緊呢！一個男子能伏在她裙邊，已經是無上的幸福了！可笑張志青呢？非特不能享受這種幸福，並常常爲一些小事和她爭鬧；他不肯犧牲他的精神，獲得她的快慰；並且說她太時髦，太放蕩，不像正式人家的夫人。……』

『我的妻會像張夫人一樣，那我還有什麼要求呢？我情願侍她像侍一個仙女；我不肯顯出粗鹵，凶暴的態度。使她傷心；我犧牲一切使她歡喜，我貢獻十二分的愛情。於是她也真誠地愛我了！常常用嬌柔，優美的姿態來媚我，慰我。我倆的中間，絕沒有一些雲翳！』

『但是這種幸福是不會有的了！父親早已說過，……完了！一個完全舊式的醜女子！沒有新智識，小足，不懂愛情……絕沒有可愛的要素！』

『不要吧！那是絕對做不到的！父親第一個不願意，社會上也不允許我，我還在求學時代，沒有自主的能力，至要外界的幫助呢！』

『況且！假使她的性情是狠柔順而能合我意的，仍不失爲我

的良伴。人多同我說「女子最親的是丈夫。」既然我是她的最親的，她一定能明瞭自己的短處，而誠心的看待我，悅服我的意思，而不致惹我的憎厭；不惹厭，便會喜歡她了，愛她了。

『不過！這也不能不慮到！她假使是一個不明道理的凶暴女子呢？我會願意受她的欺侮麼？……』

『今年我已十九歲了，終久是要娶的。萬事皆天定，妄想是無補於事的！不娶過來，總不會曉得她的究竟，好便罷，不好，我不會離婚麼？』

一個自私的傲慢心，把他的憂疑，愁悶一齊消去。他覺得他的左手微微有些酸麻，他便慢慢的抬起頭來，目光移到遠處的村莊上。船慢慢的搖近了，從濃密的樹陰裏，看見他家門前豎着兩只紅燈，於是他忽地想起新婚中的樂趣來。青年的異性愛的熱烈衝

動，使他忘去了一切？……

這真正是新婚後的第四天。

早晨的陽光，從粉紅色的窗簾縫裏射進來，恰正照在大床——新床橫頭的琴台上的時鐘面上。被熱悶而又覺異樣，不能熟睡的他，猛的坐了起來，惺忪的目光，看定閃耀在日光中的時鐘面上。

『五點半了』，他喃喃地說着。惺忪的目光，漸漸離開時鐘而轉向床裏面。一個使他不敢相信而又確已承認的不美而又舊式的妻的醜臉。完全呈顯在他的目光中。稀少而帶有油氣的黃黑色頭髮下面，露出一個極平常的面龐；黑而略闊的眉毛，略帶低陷的小鼻子，鼻尖上積聚着幾粒汗珠；下面橫着，深紅的嘴唇，正微微的張着，吐出肺裏的炭氣。並且因為她幼時父母的不注意和塗粉的緣故，使她的面的帶黑的皮膚上，更加增一些缺憾。

這是一張極平常而普通的婦人的臉。

『這樣的醜陋，恰好和雲嫂是一對！並且還是小足哩！舊

式而頑固的討厭女人！』他怨恨的心中生出詛咒來。他覺得房裏，尤其是床上的氣空熱得更甚了，他心裏發出不可名狀的焦燥。他立刻把蓋在身體的被往裏一掀，這使得她的身體也露出一半來，但她並不會覺得，她僅僅因無意識的反動，略移動她的身體，她仍是熟睡着。——「豬」他恨恨地詛咒着，他的身體便移向床外，兩腳拖着拖鞋，跑向房外院子裏吹風去了。

現在，她不特是一個不美觀的女子，並且有許多性情上的劣點，被他發現出來。

『她過於怕羞而不大方；這正是舊式女子的大弱點！然而大家都以爲這是貞靜。他僅僅會同賣菜的討論價值，而絕不會同我

的友朋應酬一句話。她不會一個人到門外去，除非我同了她。總不會正式和人家交涉任何一件事體，和我在小學校時一樣，然而她不是小孩啊！她一切事情都推在我身上，除了燒飯，做衣，育兒……以外，這就是她不肯負責任的緣故。

『而且，她對於我太疏淡！這裏是一個極好的證據；我每每看見她和母親，徐媽，彬嫂嫂甚至對門的黃奶奶總是說說笑笑，非常有議論，有興致。但是同我呢？不是嚕嚕囁囁的問這樣，問那樣；便是婆婆媽媽的愁暖愁冷，愁饑愁寒；再不然，便報告些極無意味的鄰舍新聞，算是頂好的談話了。我高興聽這種話麼？我狠起勁的把科學常識，新思潮講給她聽，而她總唯唯諾諾的好像不願意聽；她雖然說出不願來，但她心裏一定這樣想。因此我狠不願意和她多講話。

「還有，她總沒有澈底的覺悟，堅持的勇氣，對於一切新的情形，新的事物。我在她來的第一夜，便要求她放足，不要塗粉，但是到現在足上還有兩層布。我有次曾和她說；女子也應該入學校。她果欣然的答應了。但我馬上就難她說；有算的基本知識嗎？學費怎樣呢？於是她呆呆的不會回答了。其實學費我會供給的，書算我也會教，祇要她誠心學學；然而她沒有澈底的覺悟，我也不高興再講。她終於沒有入學。

「最可痛心呵，是她不懂愛情。這原不能怪她。因為舊式的女子，被家庭禮教所束縛，僅能曉得服侍她的丈夫是應當的，而不曉得有所謂愛情，比服侍還要緊。她僅曉得待我好；我生病的時候，她也狠關切的照料我，當心我，甚至坐在床邊啜泣，但總沒有愛情的舉動現出來。我煩悶發怒的時候，她也會用狠和婉的言語